

【台灣文叢】

# 只緣身在此山中

張香華著·王渝選

台灣文叢



只緣身在此山中

張香華著  
王渝選

文藝風出版社

本書編輯 江 泓  
版式設計 陳未紆  
封面裝幀 寧 健 斯 卡

只緣身在此山中 台灣文叢 王 渝選

---

著 者 張香華  
出版者 文藝風出版社  
LITERARY TREND PRESS  
香港九龍洗衣街245號地下  
發行者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  
凱旋工商中心 8 樓 C 座  
承印者 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 次 1987年 7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ISBN 962-286-005-2 © 1987 Literary Trend Press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台灣文叢》編輯委員會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列)

也	斯	水	晶	白	先	勇	李	歐	梵	非	馬
周	策	縱	施	叔	青	洪	素	麗	洪	銘	水
夏	志	清	馬	漢	茂	唐	德	剛	曹	又	方
陳	若	曦	許	達	然	張	錯	彭	邦	楨	喻
葉	芸	芸	葛	浩	文	鄭	愁	子	劉	紹	銘
叢	甦	藍	菱	聶	華	荅			戴	天	

主編·潘榮



# 台灣文叢書目

香港·文藝風出版社出版

牛肚港的故事（長篇小說） 王 拓著·葉芸芸選  
ISBN 962·286·001·X HK\$30.00

柏楊小說選 柏 楊著·聶華苓選  
ISBN 962·286·002·8 HK\$30.00

楊逵選集（綜合集） 楊 逵著·叢 甦選  
ISBN 962·286·003·6 HK\$26.00

覃子豪詩選 覃子豪著·彭邦楨選  
ISBN 962·286·004·4 HK\$32.00

只緣身在此山中（散文、詩選） 張香華著·王 渝選  
ISBN 962·286·005·2 HK\$20.00

柏楊雜文選 柏 楊著·聶華苓選  
ISBN 962·286·006·0 HK\$26.00

新 墳（短篇小說集） 朱西寧著·侯榕生選  
ISBN 962·286·007·9 HK\$22.00

神 妻（短篇小說集） 劉 枋著·侯榕生選  
ISBN 962·286·008·7

注：尙有其他名家名作將陸續出版。

# 目次

1 爲張香華作序（唐德剛）

## 輯一 只緣身在此山中

9 只緣身在此山中

23 貓的憶往

29 雨夜春韭

33 遲寄的信

36 假

39 木棉花開的路

42 隻身走巴黎

45 波西米亞人生涯

48 初嚐異味

52 奧勒

57 | 天譴的龐貝古城

62 | 七月的飛瀑

65 | 八仙過海談新詩

70 | 附錄：爲香華作注（唐德剛）

74 | 沉船的人

79 | 一個台灣新詩人的成長

## 輯二 流過愛荷華

89 | 早安！安娜

91 | 胸前的別針

93 | 我不能寵你

95 | 不抱怨

98 | 松鼠

99 | 火警一起

102 | 一件紅絨衫

104 | 藍藍和咪咪

106 | 痛快的哲學

140	139	137	135	134	130	128	127	126	124	123	122	119	116	115	113	111
——	——	——	——	——	——	——	——	——	——	——	——	——	——	——	——	——
噢！畫個休止符吧	微悟	梨	午後的垂釣	秋	碧潭流泛	大拍賣·大狂廉	咖啡	報紙	立·臥·飛	行到水窮處	畫像	飄雨篇	着我舊時裳	黃昏小唱	夜在愛荷華	火鷄活該



151

張香華小傳

148 145 143 141

單程票

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

四像

柿子

# ● 爲張香華作序

唐德剛

從一個讀歷史者的角度，去冷眼旁觀當代中國文藝發展的現象，我個人發現最近三十年的中國文藝界，尤其是一枝獨秀的台灣文壇，發生了一樁過去三千年中國文學史上，所未嘗有過的盛事。這一盛事，便是中國女作家之崛起。

在這三十年中，她們默默地播種、生根、發芽、成樹、成林，終至遮天蔽日！她們目前人數之多、隊伍之大、作品之豐盛、果實之美好，竟然超過三千年來中國文學史上，所有「女作家」一切成就之總和而有餘！朋友，你如說我誇大，那就請您扳扳貴手指、數數看，自曹大家（班昭）到蘇阿姨（雪林），中國歷史上究竟出了幾個搖筆桿的女人？她們究竟寫過幾篇像樣的東西？您就會同意在下之言爲不虛。

在三千年中國文學史上，懷才不遇，那當然不是「她們」之過。古才女詠「纏足詩」就說過，「若問纏足何由起，起自人問賤丈夫！」古往今來，「我們」男人之間的「賤丈夫」所作的孽，又奚止裹「她們」的「小腳」而已哉？！罪惡多着呢！

可是這三十年來，時代不同了。別的不談，就是當代中國文壇這一處，也已逐漸是「她們」底天下了，豈只平分春色？

筆者近年訪問大陸、港、台和新加坡，對新聞界所擁有女訪員之多，作品之美，已感到驚異；而最使我感到震撼的，則是我蟄居近四十年，胡適之先生所讚譽的「海外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的紐約了。

紐約近有蓬勃的中文報十餘家，而主持幾家大報《文藝版》、《書評版》等等大山頭的寨主們，竟然是清一色的女人——在台灣成長的「一女中」、「二女中」等校畢業的穆桂英。她們如唧唧喳喳地開起聯合校友大會來，那也就是領導我們西半球中國文壇的戰略大會了。中土將星，雲集海外，還有什麼左右好分的呢？

在這羣雌粥粥、咄咄逼人的情勢發展之下，下一個世紀初期，所謂「中國作家」，恐怕就要專指女作家而言了。異性作家，頭上如不加個「男」字以資識別，人家可能就把「他」誤為女性了。專靠在自己名字上去慷慨悲歌一下如在下者，恐怕也無濟於事了。

台灣近三十年來成就甚多。專論在文教方面推行普通話和培養女作家之成績，我這個搞中國近代史的「中國男作家」，真要把它打一百分。

在這些佼佼不羣底「作家」之中，本書作者張香華，就是個突出的形象。

\*

\*

\*

香華是大作家柏楊的夫人。我認識她也是從認識「柏老」開始的。一九八一年夏我應約訪台，在一位朋友的宴會上和柏楊伉儷同席。主人把我的座位安排在香華的鄰座。那時我對這位芳鄰的第一次印象，則認為她是位美女——柏老「老夫少妻」，頗有「艷福」！

這位美麗的夫人既然是我底芳鄰，按時下流行的洋規矩，我除不時替她斟酒揀菜之外，還得找點她有興趣的題目，陪她談談，以表示我底「紳士的禮貌」。這樣我才知道，除掉「柏楊的夫人」這一榮銜之外，香華本身也是一位有很多著作的詩人。這一發現使我自慚孤陋之餘，和她也就談起「詩」來了。

「詩」，本是陪詩人聊天臨時選擇的話題。原意是不避淺薄、班門弄斧、說說笑笑，大家都享受一次快樂的晚宴罷了。誰知我們愈談愈投機，從晚餐到宵夜；汽車發動數次，餐室換了兩家，而我們之間的閑聊，居然未換過題目！

在一個悠閑的夜晚，細點兩三碟、好友七八人；酒氣微醺、香烟慢繞，伴美女、談新詩，這對一個忙裏偷閑的俗人來說，也實在是平生難得的一次幸會。我那時又哪裏想到，我底芳鄰美女，不但是位詩人，也是位清逸雋永的散文作家，和有捷才善組織的第一流新聞記者。她居然把我們那一夕東扯西拉之談，摘要組織成那樣一篇輕鬆自然而涵義深遠的詩評——這篇新詩評論和鍾嶸底《詩品序》一樣，本身便是篇第一流的散文（見本書《八仙過海談新詩》）。

在這篇散文裏，我榮幸地附驥留名（原篇名叫唐某某談新詩），真是心慚面赧。其實我如果也有香華的文思和捷才，也把我們那晚聊天的內容整理下來，我不是也可寫一篇《仙姑談詩》嗎？——香華那晚是我們「八仙」中的何仙姑——我沒有寫下這篇有好題目的「詩評」；無他，只是我這位粗男人，沒有香華那樣細膩底才華罷了。

\*

\*

\*

香華那篇散文發表之後，頗爲文藝界的好友所傳誦。痙弦和一些詩人朋友們，因問我有無續貂之作。我自己也覺得那晚我們雖談了四五個小時的新詩，仍語有未盡——其實「新詩」哪有「談」得完的時候呢？——所以我又「爲香華作注」，補了一點管窺之見。

記得那晚我們談興方濃，却因餐室打烊而中斷，「八仙」俱爲之快怏然。施耐庵說得好，「人生之快莫如友，友之快莫如談。」我和香華、湯晏那一局談詩的牛皮，剛涉及「朦朧」階段時，便被眼角朦朧，頗有睡意的店夥計打亂了。

記得我曾告訴香華，「朦朧詩」是「國貨」，是海峽兩岸同時加工，平行發展，用中國材料自己製造的土產。它沒有受太多的「外界（西方）影響」；更不是什麼「橫的移植」。

但是我們目前這一「代」，爲什麼搞出個「朦朧詩」這個古怪的東西來了呢？原來「詩」是一個民族「心態」的藝術反應；而心態又與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是互爲因果的。

「朦朧詩人」的產生先得有個「朦朧的社會」、「朦朧的國家」、「朦朧的人生觀」、「朦朧的道德觀念」、「朦朧的是非觀念」、「朦朧的宗教感」、「朦朧××」、「朦朧×××」、「朦朧……」……總之「朦朧的心態」……人生無處不朦朧……處處「難得朦朧」，才能寫出「朦朧好詩」來！

反之，一個社會，一個人人生，如果黑白分明、是非分明、愛憎分明、利害分明、計算分明……心計分明，那您就「朦朧」不起來了。本不朦朧而故作朦朧，那就惺惺作態、矯揉造作了。

「朦朧」本是個很「美」的境界，可愛、可敬。惺惺作態、矯揉造作、故作「朦朧」，那就變成可厭、

可嫌，搔首弄姿的「老天真」了。

看妖精打架的「傻大姐」，很「美」，也很「可愛」。如果聰明的「襲人姑娘」，也裝成老天真去看妖精打架，則爲天下之至「醜」矣。

所以「朦朧詩」原是我們這個時代，「名士風流、英雄本色」，很自然的產品，是「做作」不出的。沒有這個時代，便不會產生這個東西。

顯然的，在我們那愛恨分明、是非分明、觀念分明、遠景分明、黑白分明的「抗戰年代」，就不會產生我們這位朦朧兄弟；有之也不會成爲氣候。抗戰而後，四十年來，朋友！生爲中國人，此身、此家、此國，何處不朦朧？！朦朧詩歌也就應運而生了。

那位久歷風霜、頭腦清晰、人情練達、世事洞明……底文壇祭酒、大詩翁艾青先生之不了解「朦朧詩」、之反對「朦朧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除非艾老能改造時下青年的「朦朧心態」，扭轉這是非不明、道德模糊的「朦朧時代」，他底反對是徒勞無功也是可以預測的。

「朦朧」是個很可愛的境界；朦朧作家也是些可愛的詩人，也必然是詩人。以朦朧體寫文章，那就變成「不通」了。「朦朧詩」可愛；「朦朧文」就可厭了。

香華最近結識的「我的朋友」艾山，就是一位極其可愛的「朦朧詩人」。

「難得朦朧！」我自恨不如艾山。

\*

\*

\*

香華是個「詩人」，而筆者則是個「讀詩人」——好詩癩詩讀了幾籬筐。可是我們談詩寫詩却有很多相同的語言：我們都羨慕朦朧、難得朦朧，但沒勇氣故作朦朧。

香華有鮮明底「愛」；有明顯的「憎」——憎是「面目可憎」的憎，與「恨」又略有不同。她底濃厚的情感，有個滿足而幸福的歸宿。天堂地獄、是非善惡、幸與不幸，在我們這位女詩人的心坎裏，是尺寸分明的。說一句時髦的英語，那就是她沒有「Get Lost」。今日美國女青年的口頭禪，「I am trying to find myself」（我正在努力尋找我自己。）「香華則沒有這種心態。她沒有四處「尋找」她自己；她知道她在哪兒——在這方面，「柏老」該有很大的貢獻罷。

香華和很多有才華的詩人一樣，是位「感情中人」。她這份「感情」，小可以憐香惜玉，大可以悲天憫人。爲着人世間的痛苦和不平，她可以貢獻一切，但她自己却幸運地住入一所「迷你」天堂，不需要在地獄裏摸索。她沒有「朦朧」；沒有失落感。相反的，她是披着朦朧大霧的公園之中，一盞亮晶晶底小路燈。照着雙雙情侶，把臂而過；照着流浪老漢、失母孤雛，在園中躑躅；照着微光下、寒風中，向路人伸手或微笑的可憐蟲；也照着躲於暗處，嫉機殺人或強姦的罪犯。

靜觀世態，以無可如何的心情，發而爲文；文如其詩、詩如其人——這便是我個人讀香華詩文的感觸。我想很多喜愛香華作品的朋友們、讀者們，讀此書，也會有同感吧。

一九八五年歲暮於紐約



輯一

只緣身在此山中



